

盛静霞《抗战组诗》新乐府四十首

楼 培 胡诗婷*

摘 要:本文首次披露盛静霞《抗战组诗》新乐府四十首全本完帙。该组诗乃盛静霞在汪辟疆鼓励下所创作,取法于杜甫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、白居易《新乐府》等,从题名、小序到诗句、自注均精心为之,是其早年诗歌创作阶段的代表作。诗歌重在揭露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弊政,不啻一份珍贵的民国诗学文献。

关键词:盛静霞;《抗战组诗》;新乐府

盛静霞(1917—2006),字伴鹭、弢青,江苏扬州人。1936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,参加吴梅所创“潜社”、汪辟疆所创“雍社”,致力于诗词创作。汪东称其与沈祖棻先后齐名。盛氏曾在中央大学、之江大学、浙江师范学院、杭州大学任职。有诗词集《频伽室语业》,与其夫君蒋礼鸿《怀任斋诗词》合刊。曾注析李清照全集。又与夏承焘合著《唐宋词选》,与人合编《宋词精华》等。

在晚年所撰《中央大学师友轶事琐记》中,盛静霞深情回忆了王伯沆、汪辟疆、吴梅、唐圭璋、汪东、卢冀野、黄季刚、胡小石诸先生。在“汪辟疆先生”一节中,她写到汪氏表扬她“雍社”时期的诗句“黄衫客拥赤云回”,并下评语:“盛静霞是只未成形的小老虎,将来会大有作为的。”又写到汪先生“经常赞扬白居易的《新乐府》,说:‘正统的历史书,自《史》《汉》而下,很多是不真实的,是为帝王树碑立传的。真正的历史事实,倒存在白居易的《新乐府》中。他以诗为史,他的乐府是“诗史”。’鼓励我们要学习白居易。所以我后来写了四十首长诗,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弊政”。“我一向怕写论文,但毕业时要缴论文,就征求先生的意见,可否以四十首《新乐府》代替论文?他说:‘别人不可以,你可以。’他对我是如此的宽容。这些都是我终生难忘的。”^①文中提及的“四十首长诗”、“四十首《新乐府》”就是《抗战组诗》新乐府四十首,也是盛静霞早年即“小老虎”阶段的诗歌代表作。

《频伽室语业》最早有 1993 年油印本,1999 年与《怀任斋诗词》合出自印本。2004 年,

* 作者简介:楼培,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世文学与文献;胡诗婷,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世文学。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(19YJC751024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盛静霞:《中央大学师友轶事琐记》,见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《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:蒋礼鸿与盛静霞》,杭州出版社 2012 年版,第 183—184 页。

《怀仁斋诗词·频伽室语业合集》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,徐复、程千帆作序,盛静霞自注。2021年,《蒋礼鸿全集》版《怀任斋诗词》也与《频伽室语业》一同推出。这些盛氏诗词集均收录了《抗战组诗》的部分,即《青姑曲》《大刀吟》《入峡》《吊首都》《袒背翁》《警钟行》《月华曲》《哀渝州》《薄薄粥》《巴中曲》《邓将军》《千人针》《影中人》《天都烈士歌》《飞缆子》《壮丁行》《张总司令歌》《抢米谣》十八首,并非全璧,不无遗憾^①。但即便如此,徐复先生早已指出以上诸诗,“皆鸿篇巨制,直陈时事,盖杜子美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、白乐天《新乐府》、韦端己《秦妇吟》之流亚也”^②,尝鼎一脔,可谓知味。其中“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弊政”的意涵,亦可与沈祖棻《涉江词稿》中《浣溪沙》十首联镳竞爽、同观媲美^③。

近年来蒋盛哲嗣蒋遂老师在家中整理旧物时发现《抗战组诗》新乐府四十首完帙,慨予借阅并惠允发表,公诸同好。该册用“国立中央大学毕业论文纸”线装,长26.2厘米,宽18.0厘米,凡65页,由盛静霞恭楷手抄。封面有浅笔“抗战组诗新乐府四十首”十字,署“盛静霞”。内有序文一篇,此前未见。“新乐府四十首”目录,依次为《大刀吟》《空军颂》《别母》《入峡》《巫山瀑布歌》《悲歌行》《街头女》《团圞月》《军中虏》《首都行》《金约指》《袒背翁》《病中吟》《警钟行》《月华曲》《哀渝州》《薄薄粥》《芳酒浓》《巴中曲》《孤鸾泪》《张氏难童行》《邓将军》《送征人·其一》《送征人·其二》《骨灰行》《千人针》《影中人》《合肥张先生歌》《岁暮吟》《天都烈士歌》《拟长安有狭邪行》《饮马长城窟》《战城南》《飞缆子》《司机人》《抢米谣》《青姑曲》《江鱼》《壮丁行》《张总司令歌》。除了提供全本完帙,该册从题名、小序到诗句、自注,皆与通行本有不少异同,值得比勘研究,不啻一份珍贵的民国诗学文献,故录之于后,俾供参考。

序

古无所谓乐府也。汉武帝定郊祀之礼,始立乐府,为教乐之官。其后凡乐章歌曲,可以被诸管弦者,皆以乐府名。再后则有其体无其声,虽不能歌,亦以乐名,已尽失汉人之意矣。盖器写人声,音由天成,彼丝竹管弦之抑扬顿挫,正所以状其喜怒哀乐之呵哑唏嘘也。若夫宛转低徊、缠绵反覆、哀感顽艳之作,虽未被诸管弦,入口自能吟咏,岂得谓非乐哉?而《康衢》、《击壤》以下,迄《三百篇》,皆歌咏谣谚,且有有声无辞者,又未尝以乐府名,是乐府不足为被诸管弦者名,而未尝被诸管弦者,亦大可名之曰乐府也。大凡可惊可喜之事,可歌可泣之作,皆得谓之乐府,不必被诸管弦。管弦固在读者之喉舌间矣。今抗战以来,可以惊喜歌泣之事多矣。不才既耳闻之、目见之,恒觉徘徊于中,不能自己,于是发为俚辞,尽情哦吟,信手涂抹。句之长短,既无所剪裁;声之平仄,更未能合律。揆诸往古,惟乐府稍近之,而又不尽然,因以新乐府名。固不足以语管

① 目前相关研究成果,如王艳《盛静霞及其旧体诗词之研究》(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7年)、李天琪《论盛静霞抗战新乐府对杜甫的接受》(《兰州工业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4期)等都未见《抗战组诗》全豹,只是对通行版收录部分的分析阐述。

② 徐复:《序》,见蒋礼鸿、盛静霞《怀任斋诗词·频伽室语业合集》卷首,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,第2页。

③ 沈祖棻著,程千帆笺:《涉江诗词集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41—45页。

弦，亦无论其能歌与不能歌。或者其事其情，有足以惊天地、泣鬼神者。其歌其辞，虽不能传声音、写笑貌，亦庶几激读者之喜怒哀乐于一时，为之一唏嘘呵哑耳。尝闻“欢娱之语难工，悲愁之辞易好”，身丁斯世，虽不善悲愁者，国破家亡，羁旅困顿，亦未能或免，矧若不才辈，吟风弄月，多怀善感者乎！于是乎辞章多矣。虽然，以一己之悲愁，见诸风花雪月间，日呻吟擗蹙，若膏自煎、桂自焚者，亦非所愿。谨以寸管写天下之恨事，庶几共抒天下人之愤懑，而我之块垒消矣，此四十乐府之所以作也。至关于国计民生者，本非不才所得闻问，口耳所及，偶一为之，不敢云美刺，聊志其实而已。语云：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此《三百篇》所以传也。今以拙劣练习之作，安敢有所希冀，特不知诗已不能传事矣，其事亦可以传诗否？噫嘻！

民国二十九年秋，江苏丹徒弢青盛静霞谨序

大刀吟

大刀队，为我方之奇兵，抗战军兴，屡以却敌，敌军见之辄魂飞胆落。芦沟桥之役，杀伤尤众。桥跨永定河，卢沟晓月，乃宛平八景之一也。

寒如秋水薄如纸，触者摧折当者死。中华男儿好身手，挥之如入无人市！一试申浦头，再试喜峰口，大刀从兹名不朽。芦沟桥畔月如霜，虏营发炮连珠忙。军中急点试奇技，落者沮丧中者狂。黄梁白酒面如灼，帐前磨刀声霍霍。袒胸把刀刀当胸，就地飞旋风卷雹。烟深月淡不见人，隐隐遍地走银索。虏兵鼓噪浑未觉，不及惊呼头已落。一挥手倒七八人，断腰折臂连肩削。枪机炮掣急难开，徒能射远近不著。欲死未死魂已断，叩头刀下如捣蒜。人头戏抛颈犹热，腥风吹来衣似铁。提刀四顾敌已空，仰天大呼有残月。还来月下视宝刀，青光凛凛不见血！

空军颂

晴空雷车走，杲日来惊风。乌鹊作雨散，展翼垂苍穹。登天昔云难，云梯岂得通。万人争仰首，坐见飞槎踪。乘者尽年少，玄鬓双颜红。凌云壮志遂，泠泠碧汉中。指挥动风色，翱翔摩长虹。翻身下轻燕，出没潜神龙。四海在指掌，毫末无逃容。拨开云与雾，一扫魑魅空。天地为失色，三匝犹从容。

别母

七岁丧阿父，阿父容止昏。廿载忽已成，慈云覆寸根。寸根不易长，曲蘖不易伸。冥冥碧天暗，扰扰沧海浑。边陲劫难免，暴风烛难焯。眼前生死路，心下家国恩。一决不反顾，再决不移言。三日闻婉劝，四日列饯尊。佳肴手自烹，美酒明清澈。一杯和恨咽，双泪如泉奔。再拜告阿母，母以儿远烦。三峡虽险峻，不阻归来魂。但愿松长茂，但愿国长存。

入峡

蛟蛇出没东海隅,螯手断腕来桑榆。山情水态观不足,中有三峡骇下愚。千寻束缚数百里,江奔一线回复纡。冲腾激荡急难出,忽然一落走隙驹。悲风飒飒白日暗,千窍百孔浓雾糊。苍松紫树挂其外,天为环嶂地葫芦。小舟倾侧转倒走,大舟蜿蜒行瓮壶。重峦层出无去路,白云滃滃生来途。万峰剑削多上指,千岩刀划尽下趋。云间仰望帽自落,壁上遐思发欲枯。鸟飞倏落不可达,断岩三止为踟蹰。中空双扉悬板屋,山颠野老竹杖扶。至此仙妖两不辨,一船争指相咕嚕。天开绝险飞难越,重重关塞愁妖狐。峡中一入绝人世,买田将在巫山趺。刘王孟李递雄迹,空山落日闻猿呼。

巫山瀑布歌

风刀劈岩裂,沙雾迷帝庭。天上白虹落,赤日成杳冥。狂飙走银电,急雨飞寒星。恍惚神女降,玉带裹娉婷。罗裙缀环佩,飘曳声玲玎。皎月夜濯影,孤鹤来梳翎。三回万壑出,一泻千山青。泉千石已老,犹作奔流形。

悲歌行

早不生兮迟不出,东不投兮西不入。茫茫十万载,当此一顷刻。莽莽千万里,偏作中华边疆客。朦胧有父逝已久,阿兄异产姊早适。茕茕母女共相依,埋头末季思奋翮。承平滋味浑未知,灾祸刀兵日复日。危巢尽欲偷残息,狼咽鲸吞来仓卒。漫天烽火出芜城,掩啼空见垂杨碧。朝夕迟归劳倚门,五千里地关山月。孤魂未返枕已冰,残梦犹留人欲绝。朝朝饮恨只吞声,刻刻红旗望报捷。钢车铁舰炮复机,地灼天焦肉与血。才闻京华失,复陷江南北。安敢顾身家,还欲问邦国。家国存亡两不知,死生朝夕随转烛。霜凋木落一枝难,影只天昏歧路覆。重泉近少全尸鬼,人间敢惜华年蹙。扶躬未有愧于心,几世几生冤孽酷。龙钟颠蹶尸骨横,中宵闭目闻呼晷。吁嗟罔极报无期,日日江头空踟躅。嘉陵江水清如玉,国灭身随悲亦促。穷凶极恶天不佑,唇亡齿冷人应目。但教有国归有期,底事先摧双鬓绿。请缨投笔愧不如,携书还上北山读。天教离乱锻英豪,颠沛未必非吾福。静看大将复神州,一日轻舟千里速。觅里访邻见慈亲,抱头定作三朝哭。

街头女

茫茫江汉水,盈盈街头女。蓬蓬云鬓乱,翩翩罗袖举。纤纤出素手,款款吴侬语。指尖丹犹艳,声哽涕如雨。欲乞数文钱,市饼延羁旅。问女何所来,掩面悲音吐。层楼出霄汉,家在申江浦。夫婿正青春,娇儿犹哺乳。珍肴厌下箸,罗绮同尘腐。千金不垂堂,燕居不出户。还思天上乐,那识人间苦!年来闻说寇将深,只道天长关塞阻。塞北

已居夷，江南自歌舞。谁知一旦变风云，烽火横摧锦绣圃。崇楼高阁忽成灰，腥风血雨归无主。轻装共登舟，细软随身贮。自恃珍与珠，远求长乐土。潜林有饥蛟，穷途来渴虎。口中呼啸华北音，身上戎装威且武。蒙头不敢面，惊魂疑且怒。乃闻不日寇将来，不寿乃公徒资虏。解金倾橐不敢稍犹豫，但愿壮士为依驱外侮。号咷鬼神怒，黯淡天地怵。奔驰只逐众，不辨谁为侣。惊定再觅人，耳充目如瞽。娇儿已失襁在手，抱襁呼夫摧肝腑。一身以外无长物，连朝乞食来荆楚。惛惛心目在醒寐，死固不能生又阻。闻此怅然立，非我不恤汝。炮声一霹雳，尸骨横千武。命教生此世，不死天已祐。

团圞月

团圞江月冷，寂寞江露溥。江心一舟泊，渡口万人攒。万人攒何事，下游来狂獾。西方有乐土，乃在白云端。天梯攀不易，死生如转丸。号咷震龙宫，喧嚣动层峦。奋勇争后先，践踏自相残。书名贴儿背，夫妻绳相盘。携者仆不起，负者步蹒跚。流离或兼旬，三日不一餐。眼花那见人，欲挤力已殚。轻舟一解缆，登者半落滩。夫去妇尚在，登降两俱难。目睹儿落水，奋身随狂澜。但闻呼者急，那识啼声酸。不知此乱世，何处堪苟安。珍重枉死骨，严冬江水寒。沙洲有蚁穴，群蚁自盘桓。江流永不息，夜夜生悲湍。

军中虏

敌军既占中原，时驱华人为前锋，铁蹄之下良非得已。国破家亡，身败名裂，语语血泪，闻者酸鼻。因长歌以代其哭。

伤者枕藉健者系，军中俘虏数难计。中有呻吟吐华音，欲起复跪双泪淋。自云家住长江侧，丰欠相连差自食。父衰母老率躬耕，儿亦娇憨妇善织。但教雨顺复风调，那管天功与帝力。今年天赐风雨柔，未交夏至已望秋。秋深日日谷渐老，床头屋角如云收。暴阳烁石禾正骄，狂飙热毒来如潮。乾坤锦绣一齐覆，贪狼入室虎入朝。纵横烈火自奔窜，血渠汨汨天地焦。负亲抱子归何处，出入白骨空号咷。那管烽烟疏与密，南北东西逃复逃。幼子卧地不肯走，老母匍匐频挥手。一家但望子妇生，我誓与孙死留后。劝之无效挽之难，一步几顿筋断肘。迁徙辗转枪弹中，犹幸一家半相守。纷纷血泪和汗拭，骨肉相看不相识。道逢荒沟得瓦砾，匿之三日头昏黑。夜深冷月逗青磷，四围尸骨起复侧。钢车铁甲耀眼明，蛮音诘屈来妖精。恍如羔羊当烹宰，一家束手更无声。钢刀架项逼令说，我乃大日本之氓。摧心伤骨岂得已，一字一吐泪纵横。顾我长子忽虐浪，健壮足可当锋芒。勒令戎装授以弹，驱之上阵登战场。父母妻子缚于侧，刀剑如林皓白光。败固尽戮退亦戮，惟有大胜为汝祥。长子倔强转大骂，尖刀刺腹腹见肠。前军鼓角声声急，腾身三跃目眦裂。至此有人尽为敌，恨不一刀天地灭。不知此身犹未沮，重见中华军中伍。苍颜黄口想俱亡，宛转刀下啼何苦。身残心碎行将死，此仇此恨何时抒。魂飘尸败骨不腐，但愿得抛汉家土。

首都行

二十六年秋,敌陷首都,官军争渡,江水尽赤。敌坦克入城时,轮上满缠肝肠。道无尸骸,惟一插足则松软,悉成肉浆矣。

石头石头何其坚,茫茫六代随风烟。山河未改王气黯,龙已飞去虎酣眠。江中一夕红映烛,江水朝来仍自绿。烽烟远锁蒋山青,血花地染鸳鸯褥。满城不见横尸僵,积街尺许泥肉浆。曾云红巾浣妾泪,陈迦陵词:那将妾泪流红巾,化作征夫车畔尘。那闻车轮缠肝肠。柳绵花泪飞时节,遍地腥膻土不洁。冤魂无处可归来,月明潮水空呜咽。

金约指

中日战起,苏人某婚甫四日,只身入川。邂逅同乡避乱者,云过其境时,伏群尸中,见一女红衣无首,搜其身,得指环一,及纸币若干,乃能辗转抵此。环有字,未忍售去也。某索视之,乃其结褵约指,上镌妻名焉。遂发狂不知去向。

天缺不得补,海阔不得填。海天漫漫更无极,人间积怨相盘旋。少年不识愁滋味,生长江南罗绮内。一缕红丝早系衣,彻霄烽火催于归。草草洞房设,煌煌花烛辉。两日亲友宴,三日羽檄飞。四日箫鼓歇,五日车马驰。不得双翱翔,上有爹与娘。不得长相守,男儿志四方。夕饮合欢酒,朝举饯离觞。只身来蜀道,一剑分鸳鸯。江河共呜咽,关塞照凄凉。山盟海誓犹在耳,临歧无语摧肝肠。羞颜未许端详足,但觉柔情温似玉。翻疑宵梦复何殊,约指在手金粲目。相见自有期,干戈无已时。寄书千万言,回书无一纸。蜀山蜀水尽添愁,征夫身存心将死。忽来江南客,为道家乡事。憔悴曾缘九死生,未语不语泪如水。道经贵邑命几捐,遍地尸骸骸不全。敌蹄风雨至,伏地伴尸眠。蛮音诘屈远,惊魂犹未旋。旁有女尸首已失,红衣蛱蝶双翩翻。手御金环光粲烂,搜其腰缠除其环。环镌小字未忍弃,腰缠已尽吾躯延。谁家弱女遭横暴,金环在指常黯黯。虎口庆余生,索环视分明。式样纤巧心忽惊,赫然上乃娇妻名。瞪目无言天地黑,哭笑悲啼两不识。玉面忽看颈血飞,红衣应是嫁时饰。摔环咬牙发狂奔,去去自可寻伊人。

袒背翁

腊月某日,都邮街有老翁袒其背,携一童子,持衣兜卖。

袒背翁,袒背翁,鸡皮黧棘长街中。右手持衣左扶童,童颜憔悴棉絮蓬。自云避乱远来奔,一家丧尽祖孙存。天寒老朽不久死,卖衣为保娇儿身。一言几绝杂号哭,号哭惊动路旁人。路旁貂裘尽年少,闻此相顾嗤以鼻。鹑衣褴褛已百结,老翁无乃发狂疾。狂疾狂疾无人买,长街呼遍肌肤裂。明日老翁袒背僵道旁,小童独抱破衣泣。

病中吟

沦胥大陆室已毁，寡鹄孤雏隔万里。双肩虽削责非轻，孤愤直欲贯天起。研经论史愁更愁，涂尽疏窗窗下纸。夜雨朝寒独侵心，积食经年成块痞。自恃轻健未知重，朔风腊月相欺弄。一夕恶寒随灼烧，咳呛昼夜昏如瞢。翻床转枕冬夜长，脑碎肠牵连肋痛。友伴窃议将非人，背语遥走不问闻。昏灯风紧残冬夜，纵横孤泪空沾巾。纵生双翼将何适，面目江东冷似石。寸根未得报春晖，寿夭一身原似掷。不信生材不生命，良医三砭遽去病。月余神色胜故吾，一笑拍碎菱花镜。洪炉大冶金忽跃，睥睨正见横空鹗，千年应使庄生愕。

警钟行

长空杲杲白日静，钟声咽咽惊传警。狂飚蔽日走石沙，壮呼老啼汤沸鼎。丧家之犬鸟惊弓，茫茫早已魂离顶。穴中尽作蛙黾蛰，六街飒飒阴风冷。天崩地裂起奔雷，当头岩石訇然陨。父母妻子颤相抱，生离死别在俄顷。震荡昏眩得不死，耳聋睛突犹为幸。一弹中穴门，全家同灰殒。十里之外肢体飞，须发黏壁血肉紧。一弹中居室，四邻火光迴。焦梁灼栋落纷纷，滚地抱头无处遁。一弹复一弹，千弹百弹意未逞。毒雾下堕随风狂，轧轧机枪急雨猛。雕阑画栋焰冲天，红尘顷刻群鬼骋。鲜血模糊不忍观，游丝一息声悲哽。唤儿唤女如痴狂，遍街奔走双睛炯。龙钟老妪抱头颅，头颅半缺连儿颈。树头挂骸血淋漓，空腹流肠枝穿挺。衰翁拾得锦衾归，衾中热血包双胫。百里楼台化劫灰，千家骨肉忽异境。怒焰齐随弹火高，警钟震处痴聋醒。为谢东夷运无多，人寰惨绝天安忍。黄昏山色照群骸，野犬无声细舐吮。

月华曲

何月华，前中央大学园艺系二年级生，素怀大志，攻读甚勤。航空系章丁年者，已婚，仍向何求爱，为所拒，见讪于同学。乃于七月二十四日晨，枪伤何之腰背，后自戕。各方对何竭力营救，经两周，终不治，逝于歌乐山，年二十有二。父母俱年迈，有两姊一兄，最得亲欢，至今尚不知此耗也。章则已授室，产二子云。己卯八月二十三日静霞志。

菟丝何缠绵，孤松青如此。松枝故不倾，长蔓缠之死。古今或翻覆，物情出常理。金陵女儿出何家，丰神皎皎字月华。南雍习得司花艺，园中万芳争吐葩。芦沟战云酿，仓卒来穷瘁。掌珠一去便天涯，二老朝朝祷无恙。下帙埋首益奋勤，报国酬家敢辞让。絮果有兰因，雷电无风云。别开新系号航空，志在歼敌于苍穹。高怀奇技绝侪辈，中有一人秉异衷。丁年其名章其姓，家住浙江江水东。娇儿已在糟糠室，柔情还思婉婉容。翩翩有去雁，杳杳稀来鸿。经年志不渝，终日心怔忡。逢人讪笑恨欲死，十目所视十手指。千方借得手枪来，平坦相要狭路里。此时爱恨竟不分，霹雳双鸣同已矣。天昏地

暗群山裂,骤雨滂沱飞电疾。忽闻狙击震簧宫,骇目惊心皆麋集。横当铁弹血盈腰,自击颧颥脑如雪。肝脑涂地逝已久,腰伤渐甦甦欲绝。抚膺宛转泪如泉,呼爷唤娘声声咽。爷娘命我负笈来三巴,只知读书不知其他。人各有其志,何辜遭虺蛇?双亲之恩不得报,安能从此埋黄沙。天乎地乎,何年何月,为我伸冤诬?三千窗友咸雨泣,飞马驰车救弱息。开胸破膈弹乃出,呻吟兼旬神益竭。敌机日夜仍肆虐,病榻转入阴洞壑。子夜愁鹃泣血声,荒山无术返魂魄。随风一缕断还飞,烽火漫天何处归?夜夜月华清似玉,年年芳草孤坟绿!

哀渝州

五月四日,敌机狂炸渝州,死伤数万,焚烧达数日。城中太半成灰烬。是夜窗友多入城,抢救者述其所见,诗以纪之。

五月四日岁己卯,夕照昏昏飞铁鸟。空屋蛰伏不知惊,弹落如珠闻了了。冲霄烈火山头起,遥指渝城三十里。焰舌赭星正吐吞,江水无声天地死。簧宫少年毗尽裂,攘臂连踵来城阙。途中渐听哭声高,道上惟看残与缺。火云烟阵那见城,雷轰电掣惊风逆。崩倒之下人鬼奔,焦烂之内号啼急。无头之人芒芒行,披发之魅当道立。横拉枯朽落焦梁,忽迸血浆飞断臂。瓦砾如山下有人,头腰已出股胫塞。翻砖拨瓦群力尽,挣扎牵拉终不得。泣请诸君断余股,宁愿残生半身失。闻此呜咽皆泪流,一拽再拽肝肠出。彻霄灰烬化孤城,阴风惨惨天不明。十日掩埋那得尽,百里哀鸿相扶行。烬中往往群骸出,峡底时时冤鬼鸣。中有百人藏一穴,穴口弹落相蒸烹。开山忽见抱拥立,逼视始知皆焦腥。城中从此繁华歇,早闭晏开行踪绝。僵尸夜起忽扑人,月光如水面如铁。呜乎!百年兴废事可推,昨日天府今劫灰。

薄薄粥

渝州被炸后,哀鸿遍野,嗷嗷待哺。校中乃设施粥处,余亦参与。

薄薄粥,胜茶汤。些些药,堪疗创。持盂歇担立道旁,道旁不为市与贩,餉吾同胞来城坊。城坊远来为何事?五月四日灾殃起。家业成灰骨肉尽,一身出自劫灰底。梦里但随行者行,行来更无止处止。龙钟白发扶杖来,伶仃稚子走沿地。衣裳褴褛面青黄,遍山遍野相邇迤。日长岁久怎为生,地北天南何处是?问之无语亦无泪,强之不食但嘘唏。披创带血不知痛,抱襆携筐芒芒视。感此浩劫意如麻!我亦流浪无家儿,珍重前途斜日斜!

芳酒浓

残暑秋不去,密雨成隆冬。渝州羁客衣裳薄,渝州居人坐高阁。长戈铁甲晋陇东,雪花茫茫血光红。血光红,高阁之中芳酒浓。

巴中曲

巴中五月蜂蝶忙，东村女嫁西村郎。龙笙风管千百行，洞房花烛笼春光。宝扇初开未相向，此时人间与天上。半空蓦地来惊雷，一声霹雳天地摧。堂前宾客悉为鬼，帐底鸳鸯成寒灰。鸳鸯有梦凭谁唤？颈未交时头已断！万劫难回紫玉魂，千秋怎得冤盆转？生人之惨古所无，古今有恨与此殊。明年芳草还成丛，白日无人孤村空。游魂断魄夜相逐，青磷点点浮春风！

孤鸾泪

孤鸾泪，为友人某而作也。抗战后，惨绝人寰之事，多不尽述，举一可以知千万矣。

门前水色青于蓝，室中伉俪双娇憨。奁开明月人如画，帘锁东风酒半酣。天翻地覆贼寇起，相随仓卒离江南。抱中黄口方学语，携得小郎年十三。豺狼逢狭路，分窜如狐兔。惊心惨绝一声啼，父子双双已被捕。草中匍匐敢颤动，但听拷问如雷怒。诟詈号啼更不分，钢刀下时闻血喷。母子相抱甦复晕，阴风子夜回孤魂。四山寂寂人语绝，芒芒还将夫婿觅。空厓皓月如水澄，鲜血淋漓两尸身。目焦面烂不可识，曾是共枕同衾人。如痴如狂浑不觉，疑是深闺惊梦恶。梦中梳洗画双眉，花雨纷纷天上落。耳边儿啼欲断肠，呼爷不应啼向娘。不敢长号泪如雨，抱儿还向天边去。飞磷出没天未明，狂风野鬼啾啾鸣。

张氏难童行

战后迁入内地，流离失所者随处皆是，尤以孩童之伶仃无依为最艰苦。政府有鉴于此，特分设保育院以收容之。中委某在中央大学演讲时报告筹备保育院经过，为述其中张氏难童事，震动全场。古人云惊天地泣鬼神，不过如是，有足传者，因发为歌行。

难童难童身姓张，弟兄三人来汉阳。兄年十三弟十一，怀中弱弟方扶床。扶携抱负不成步，乞食声声泪几行。步行七百五十日，行尽千里万里长。家住阆门柳阴里，画阁高楼连苑起。严亲货殖走他方，慈母爱儿珠玉比。一朝避乱离家乡，道逢恶寇生奇殃。刀劈阿父掳阿母，足踢兄弟僵道旁。醒来相抱那敢哭，忍痛吞声还踟躅。不知乐土在何方，但向金乌没处宿。饥吞腐草泪作浆，倦伏空郊坟为床。朝朝只觉筋力尽，日日还看山川长。左牵右抱双臂死，带蹶连爬行复止。此际千程复万程，此中几死复几生。江皋虽达手足胼，魂疲魄散将非人。戴天之仇何日复，眼前难保孤儿身。长者诉说幼者哭，哭诉滔滔呜咽声。旁人指点收容处，扁舟载向巴渝去。渝城设院育难童，孤儿孤女居其中。相依相傍若手足，断芽残蘖逢春风。春风虽猎猎，簌簌枝头叶。曾经霜雪深，温馨已不及。恶毒伏经年，弱弟发狂疾。双睛先曜泪如丝，闭目呜咽口有辞。中华民族万万岁，一日喃喃十二时。难童千万齐掩面，羁客闻之双泪垂。月余绵笃终不治，伶仃孤魄随风驰。地俯复天仰，恻煞两兄长。千辛万苦成何用？一息先教抛绝

壤。早知如此还夭殇,不如当日刀下亡。百身莫赎兄之罪,重泉怎报爷与娘?相依之命命忽绝,相傍之枝枝忽折。何月何年饮敌血?口噤血浆酹汝穴。

邓将军

自“九一八”后,东三省失守,而我游击队仍出没于白山黑水间,邓铁梅部,亦其一也。然枪械不足,给养困难,苦斗多年,终于某年冬,全军冻毙荒山,凡三百人,皆立僵,持枪犹不放云。

将军邓氏讳铁梅,驰骋燕云名如雷。一朝塞上变风色,遍地倭奴来仓猝。官家拱手启汉关,壮士呼天晴欲突。招兵买马黑水头,老林深山出复没。朝埋三覆敌魂飞,夜袭羌营心胆失。长征苦斗年复年,矢尽援绝穷坚益。虬生铁甲犹着体,创刮金刀手自缠。黑龙江上水嘶血,长白山头雪暗天。朔风一夜起,冻彻乾坤底。三旬仅九餐,千弓无一矢。军令如山敢缩瑟,持枪鹤立朔风里。彻宵冰雪漫孤山,三百男儿一齐死。明日虏军窥军门,狐疑鼠窜还惊奔。朝朝只见岩岩立,逼视始知化忠魂。金枪在握坚不放,银霜遍体容如生。全军尽僵阵未变,裂眦矗发闻叱声。胡儿眼泪双双落,孤鹗徘徊呜呜鸣。年年长白山头雪,碧血丹心结为铁。古梅斥萼凝青霜,千秋万岁同芬芳。

送征人·其一

送征人,盖阅某报杂志插图而作也。图中一壮夫鹤立高坛,其眷属为之系彩。慷慨之气,溢于眉宇,略无眷眷意。不禁感喟而为诗。

送征人,妻送夫。前军鼓角声声急,一人独立千人呼。手将彩结亲系臂,八尺红绡映肌肤。愿君喋血比绛色,愿君丹心绫无殊。千叮万嘱嘱不尽,亦喜亦悲语转无。鼓声在耳妻在肘,影绝形分当须臾。不作生离作死别,报国报家七尺驱。坛前直立不返顾,昂然举步登征途。大军结束人去尽,送行眷属归长衢。长衢还听欢声动,空房独看人影孤。不恨别离恨强寇,丝丝清泪沾罗襦。

送征人·其二

川中各县,时有老嫗送其独子入伍者,政府辄旌之。

送征人,母送子。策杖龙钟发似霜,携儿欲语还谛视。腹中割肉非不悲,眼底公私明如水。一旦覆邦家,有子千万皆如死。但教国不亡,四海蚩蚩皆吾子。残年孝养能几何,报国茫茫正无已。还将一子比一邦,愿儿只手撑天起。儿闻慈母言,牵衣复长跼。天恩罔极总分明,但觉辛酸回肠里。晨昏定省更无人,夏清寒温自料理。生不归来死便归,愿母康强寿无比。吁嗟乎!安得中华父与母,尽送娇儿作战士?一鼓须教三岛沦,长歌还拜白头人!

骨灰行

鼓声冬冬三岛狂，闺中夜起理红装。闻说支那吞已尽，凯歌今日还家乡。低低倭堕髻，飘飘蝴蝶裳。妆成镜里几回顾，疑是年时入洞房。东家西家相携出，含情列队待儿郎。海天方淼淼，忧心转懔懔。欢声动如雷，舰影来森渺。千言万语如何说，绿帕红巾随风袅。不见郎君面，不闻凯歌豪。但见铁箱与木匣，千匣万箱如云高。岂是掠夺珍与宝，此时芳心疑更焦。近前争谛视，上有姓和氏。纷纷不知谁家子，赫然忽见儿夫字。耳中忽听哭声高，眼前只觉昏如醉。匣中箱中何所有，一撮寒灰几点泪。昨宵温存梦里人，昔日纵横马上身。豪致英姿骨似铁，如何化作灰与尘。模糊残骸见鲜血，恍惚呼妻闻吟呻。骨灰在手肠欲断，迎新人作哭死声。花容婉转胭脂湿，翠袖遮颜啼且嗔。燕居本无封侯想，曾云灭华如反掌。边功未立骨已灰，生摧连理分鸳鸯。悠悠此恨何时绝，日日空闺天地长。古今共说征战苦，何况贪功还黥武。蚕食鲸吞无已时，使我红颜伴灰土。

千人针

千人针，千人针，针密密，线深深，半尺红绫出千人。出自三岛女儿手，得自三岛壮士身。壮士已死绫在胸，鲜血模糊绫更红。女儿闺里梳装毕，日日拈针街上立。人持一片缝一针，线密针深更无隙。谓出一千女儿手，可化壮士胸前铁。枪刀炮弹俱不入，病魔邪魔远可辟。三军人人佩在胸，掳掠奸淫仗神力。阵前壮士纷纷死，街头女儿缝不已。缝不已，千人针，针自密，线自深。低头缝缀口中祷，愿依至诚上通神。上通神，神若有灵，岂佑极恶穷凶人？

影中人

影中人，影中人，颜色如花命如叶，低头独坐如伤神。寄自三岛少妇手，得之三岛壮士身。壮士已死影在胸，鲜血模糊颜更红。左手当胸右腰按，腰中锦札如珠贯。语语都疑血泪飞，封封只问何时归。闺中无计消春昼，小影摄成初罢绣。应知影里人意深，应见影中人面瘦。百转千回万种愁，可怜独坐还低头。沙场弃骨缘何事？吞天为遂豺狼志。豺狼之志何日遂？帐下千尸万尸弃。樱花三月海上春，春闺有梦花飞辰。游魂不受东风管，好见影中如花人。

合肥张先生歌

九州窃冥驰鼯鼯，中天芒角生长庚。鼯鼯得志忠义绝，合肥突起张先生。先生清末初中试，敬文其讳琴襄字。目中金紫一芥轻，座上公卿如敝屣。学书十载人不知，走笔为云风雨至。汉兴满灭振国纲，皎皎行谊推议郎。竞赂议郎窃神器，掷金怒走天一

方。一肩萧条长担债,金距银钩凭人卖。得钱设宴邀众宾,热酒浇肠拼一快。唾壶击缺气纵横,四座无声惊且拜。枥下长鸣心更雄,镜中白发人将迈。无何妖寇出海东,坐看蹙国椎心胸。上书万言书未就,烽烟压境连江红。手挥群儿速装束,而翁七十惭风烛。平生意气比凌云,有志不成空踏蹋。书生报国长已矣,敢怜朽骨鸣鸱啄。全家环泣那肯行,风催鼓角呜呜鸣。整装待发须翌日,盍归就寝迟天明。天明双扉久不启,入室探看体已冰。白须如戟口如叱,遗书在案墨犹湿。国如悬磬皆流离,入土不须棺与衣。死生虽异永不屈,还将吾骨埋向西。千叮万嘱忠与义,云烟十纸纸淋漓。刘家有女侍侧室,侧室多年感恩泽。偷将余酖和泪吞,血污芳容逝顷刻。五更孤鸮盘旋啼,子夜阴阴风凄迷。柳家如是应殊恨,楼中盼盼须逊奇。孤忠芳节冠今古,泣鬼惊神同歔歔。明年双株马塍放,枝枝叶叶还西向。

岁暮吟

入川后,忽忽两载,三度残年,百感交集,发为诗歌,以见一时之观感也。

避乱逾两载,残年忽三度。干戈无已时,读书仍似故。惓惓家国恩,目断空江暮。江外无数山,山外无穷路。三十三天宫,八十一地土。一粟成九州,一瞬成千古。眇眇有其人,蟻蠊不足数。促促有其生,蜉蝣不足睹。乃有名与利,乃有乐与苦。得失竞雌雄,心欲齐天宇。天宇本茫茫,此中何谡谡。生死一间隔,有无同尔许。不复有所求,何必有所取。悠悠逝水流,浩浩天风举。岁暮将何为?待看葭灰缕。知之复知之,咄咄空自语。

天都烈士歌

朱希祖先生撰《天都烈士歌》,略序云:烈士姓吴,讳承仕,字检斋,歙县人。受业余杭章先生,尝研覈《三礼》及《左氏春秋》,始以著《葑汉微言》彰名^①,复撰《经籍旧音辩证》,主讲南北各大学,凡十余年。沈阳既陷,乃改谈时政,熏陶弟子益无倦。芦沟桥变起,自故都逋寓天津,密撰抗敌文告不下三十万言。始遭名捕,继复利诱,卒以不屈为敌人支解而死云云。读而壮之,因仿原玉,不足为效顰之讥也。

东南秀钟天都石,天都灵蕴烈士出。头角峥嵘幼不群,诗书激厉长能述。析音辨纽承名师,大义微言精考覈。手中《三礼》几绝编,眼底百家供指摘。传经论道踵前贤,塞北江南二十年。纷纷桃李遍天下,穆穆清风薰元元。阐微张眇志不足,蒿目艰难常悲天。榆关忽陷来群丑,匡时怒改经纶手。纵谈大势势已成,独看长剑剑夜吼。芦沟月暗燕京失,仓皇走作天津客。潜编《心史》在金函,三十万言平戎策。挥毫拟作鲁阳戈,吐气将吞东海日。雄图密计忌胡羌,威胁利诱柔复刚。死生诂移烈士志,冰霜久结烈士肠。印绶在前刀在胸,呜呜笑骂转从容。屡遭名捕更不屈,一朝支解金軀裂。三

^① 《葑汉微言》由章太炎口授,其弟子吴承仕笔录。参章太炎:《葑汉微言》,《章太炎全集》第7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,第3、71页。

载苙弘怨结天，朝朝精卫空衔石。四支虽解心更坚，血化江河山化骨。呜呼！烈士之死天下哭，天都之峰天上矗！

拟长安有狭邪行

烂漫洛阳花，狭邪长安路。路狭车马多，翠盖连云伫。翩翩逢少年，笑问居何处。我居邻帝宫，可望不可通。阁道连上苑，飞楼出九重。白玉为栏楯，黄金为房枕。大婿登凤楼，中婿游瀛洲。小婿生即贵，意气蔑王侯。三婿俱入户，总幃如云雾。三婿俱上堂，廊壁自生光。三婿俱出门，十日犹余香。长女有令德，次女擅才色。小女最无双，冰雪为资质。丈人何所为，优游日复日。

饮马长城窟

饮马长城窟，胡马骄且肥。长城崩倒半为土，马上胡儿势欲飞。黄沙漫漫呜咽水，尽是汉人血与泪。

战城南

前年战中原，去年战西北。今年战东南，明年干戈何处逐？白骨成山血成海，生人死尽无人哭。蕃兵岁岁没全师，铁骑纷纷更相逐。那将胡汉辨薰莸，肥乌灰饱尸骸肉。

飞缆子

嘉陵江南流入大江，距渝州六十里处，谓之大渡口。有怪石鸱伏江心，曰飞缆子。春夏水深，第见波涛汹涌，微露其脊而已。相传彼时每日必覆一舟，神物所据也。二十九年春，民用轮抵此，触之立沉。除少数善泳者外，全船五百人尽遭灭顶之祸。江中小舟如蚁，竟坐视不救。盖川俗捞死不救生，恐鬼神迁怒也。千年积习，牢不可破。呜呼！川江之冤鬼多矣。

飞缆子，飞缆子，嘉陵江底石如山，老蛟流涎饥无食。渔人舟子相号呼，船转缆飞行不得。艨艟巨舰轻轻来，不畏天险凭人力。一朝人力有疏忽，怪浪惊波生顷刻。船头触石成齑粉，船尾翻腾风卷隼。震天忽听鬼神嚎，一江惟见人翻滚。爹娘妻子不相顾，鼋鼉鱼鳖争磨吻。江干小舟聚成霰，叶叶随风轻似燕。舟人放桨自偃眠，满江溺人如不见。据云捞死不救生，救之鬼神转相嗔。千年遗训誓遵奉，满船获救无一人。渝州当局亦束手，日复一舟皆由神。茫茫白水自逶迤，明日江头多白衣。缆飞船转自不息，江空日落闻鬼啼。

司机人

渝城迤北至磁器口,环山有大道,谓之巴磁公路。中经小龙坎、化龙桥、沙坪坝等地,交通至为频繁。诂知二十九年五、六月间,公共汽车颠覆有六次之多。全车破首折足,不死则伤。我校体育系吴教授亦罹于难。行旅皆有朝不保夕之忧。爰就所见所闻作司机人。

司机司机伊何人,王良身手无与伦。意气凌云世所羨,黄金约指罗绮身。巴江大道环山起,车如流水绝飞尘。得心应手无所忌,左顾右盼多风神。咳唾珠玑落,气息烟雾腾。窗中倩影一注目,山头怪石忽嶙峋。惊雷一掣攫,忽然车已落。苍崖百尺高,号哭狂风作。此时更凭好身手,机中转掣窗中跃。可怜车中客,断头还折脚。满滩残肢无全骸,血肉模糊浮江壑。连年抗战困更穷,国之命脉凭交通。惊才绝技世稀有,那将微罪折丰功。时时峡底行车覆,日日江头还追风。车中坐立何纷纷,蹙额侧视司机人。

抢米谣^①

战后,各地物价奇昂,尤以沪上之米为最,购买困难。奸商更居奇囤积,于是抢米之事常发生。军警亦置不问焉。

东海狂风作,申江恶浪起。江头矗米市,铁锁双扉闭。大道直如发,道上人如蚁。携筐抱筐久鹄立,立满通衢无隙地。四更摸索来,午日相蒸晒。白头老姬僵欲死,黄面儿郎裂眶眦。已交辰过扉不启,怒焰愤火冲天起。一人呼抢万人和,万拳一举双扉破。云囤囤积接栋高,潮奔蜂涌呼且号。市中主人肥如豕,血渍双晴空咆哮。银珠白玉遍地流,饿殍千万齐腾蹕。大筐小筐满复溢,衣袋襟袖无余窠。携之不得步难移,街头抱米坐嘻笑。道傍有警士,顾视亦莞尔。主人咆哮风雷声,负手徜徉如充耳。日斜人散米已无,珠玉一地犹疏疏。黄口小儿扶地走,百结衣衫面浮垢。还伸双手瘦如鹄,细捡泥沙入破帽。

青姑曲

渝州当大江之北,以南谓之南岸,有温泉曰南温泉,与北碚之北温泉同为名胜。泉口曰虎啸。附近有井、洞,皆以仙女名。洞容千人,相传有青姑者,为其夫彭郎所弃,投井死,彭化为猛虎,撞山而为洞焉。事涉诡奇,固不可信。虽然,负义忘恩,人形兽性,背本者自当化虎,贞烈者足可称仙。俯仰古今,发为歌曲。亦望诗以事传,聊以讽世云尔。

^① 该诗见于蒋礼鸿、盛静霞《怀任斋诗词·频伽室语业合集》卷四“抗战胜利 回乡”,第224—225页。系年有误。序中“战后”并非指“战争结束后”,而是指“战争爆发后”,参前《张氏难童行》小序“战后迁入内地”云云,与此相同。故该诗亦当作于1940年,而非1945年抗战胜利后。

堂上罗鸳鸯，堂前列琴瑟。香囊宝帐烂先光，正是青姑初嫁日。而今空有溪水流，溪上笙歌出画楼。一泓寒碧自潏潏，无人更识青姑愁。二月春风始，青姑年十四。娇痴不解父母怜，常临碧水比花枝。绿发随波委，红云一朵垂。彭郎十八入军伍，闲来偶踏溪头路。忽看碧浪漾丹朱，中有人面如画图。惊鸿飘渺宛若仙，流波美盼世所无。涉溪几度相嬉戏，暮去朝来成连理。军书若火煎，催戍湘江边。生离若死别，指日还誓天。蜀山桃花开复落，湘江水逝年复年。天外凤凰又成配，山底孤鸾抱影眠。忽来远方客，闲把潇湘述。艳说彭郎花烛时，琼枝璧月相参差。晴空霹雳更无泪，百转千回惟一死。迢迢长夜永，梧桐覆金井。无人曾见断肠时，月明空照波心静。纤青带紫何煌煌，彭郎得意归故乡。涉江闲游不称意，闻说仙井灵且香。登山陟岭似有触，摩井抚床还端详。忽看碧浪漾丹朱，中有人面如画图。拈花一笑何娇痴，正是青姑十四时！此时心已失，扼衣一跃入。随从大骇争抱持，捉将双足号呼急。狂飙忽起撼千山，井泉奔腾起波澜。眼前主人忽幻化，化作猛虎光斑斓。从此山中有虎患，出没咆哮昏复旦。不将老弱妇孺吞，食尽男儿壮年汉。携香抱烛村人来，井前罗拜告且哀。仙之贞烈冤已白，莫使猛虎为人灾！山风四起虎忽至，长恸数声血流眦。还向青姑旧妆阁，奋身一扫成洞壑。腾踉蹕跃更无踪，四山草木空索索。居人此后可安眠，泉名虎啸洞名仙。神仙渺渺不可见，洞口缭绕惟云烟。

江鱼

巴江一日行千里，居人不识鲂与鲤。一朝江上走妖氛，赤鲤扁魴聚如云。大小千百不可计，随波逐浪何纷纷！龙官今日锡恩宠，故将美味要居人。居人愁苦那敢食，江头注视还吞声。寇机日日肆威虐，铁弹误向江中落。江底游鱼不识愁，相逐相嬉正欢乐。水深浪急无网罗，梦魂不到火与药。那知天外霹雳来，黄泉之下逢奇灾。流肠洞腹尽腥臭，焦头烂额无全骸。波涛滚滚自泛滥，三日清江犹黯淡。江中之鱼虽尽殄，江上之人幸苟免。狂机投弹无已时，人鱼焦烂亦如斯。熙熙攘攘江上居，不知何日人为鱼？

壮丁行

东市抽壮丁，西市抽壮丁。南市追逃遁，北市动刀兵。东南西北多如鲫，二十三十壮且英。壮丁壮丁何处去，保家卫国争光荣。三岛妖氛更横暴，大陆不逞空中行。三巴之东合川县，县微地僻山环城。城中山中搜罗尽，五千壮丁初抽成。空中敌机忽蔽天，山底洞壑可容身。居人尽作龙蛇蛰，壮丁独如鹿豕屯。抽来不易不能放，放之惟恐逃戎征。长绳大索缚将死，铁锁横扉何狰狞！狂风飒飒弹如雨，釜中鱼鳖遭烹蒸。号呼辗转无人问，一息未断犹望生。千挣万扎白骨现，千匝万匝仍缠绳！四方自此多寡独，军书涂却五千名。

张总司令歌

司令名自忠,号荃忱,山东临清县人。赋性忠诚,夙怀志节。抗战后一战于淝水,再战于临沂,三战于徐州,四战于随枣,皆建殊勋。而临沂之役,率所部疾趋战地,一日夜达百数十里。与敌板垣司令号称铁军者,鏖战七昼夜,卒歼敌师,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焉。此后豫鄂会战,敌北窜钟祥,司令轻骑侧击之,诃为反啮,在南瓜店附近激战,自辰至午,敌始稍却,而司令左臂忽中弹,左右请其回部治疗,司令毅然却之,振臂当先,奋战如故。不意飞弹又中胸部,将军自知伤及要害,乃拔委员长所赠佩剑,欲以自裁,为部下所夺。慨然曰:某于国于家于己,可谓无愧。杀敌致果,待诸君之努力矣!言毕遂卒,享年五十。有子一、孙二。

浩气荡荡充天地,气不可夺生可弃。将军百战弃虎躯,大汉从兹有正义。喜峰口外初扬威,淝水滔滔倭魂飞。大洪山上骨如雪,云梦泽中奇布围。豫南鄂北名雷起,转斗苦争更不已。鏖战临沂七昼夜,夜走羌营二百里。芳声还与敌尸高,意气直欲秋云比。无何会战襄阳道,横拉残敌如朽草。轻骑追风不顾身,困兽临危反相咬。杀气连云不见天,黄沙漫漫白日昏。三军大呼如疯狂,怒将铁甲裹金创。贼援如山杀不尽,征袍血透刀无芒。飞弹忽中将军臂,振臂一呼臂如铁。纷纷人马尽辟易,创痛复起战更烈。飞弹忽中将军胸,挺胸三跃转从容。手刃百贼贼愈众,天昏地暗围重重。拔剑自拟左右夺,慨然顾语气磅礴。于国于家心无惭,杀敌致果待奋发。一声大呼眦血流,金创迸裂忠魂歿。天愁地惨生阴霾,残军舍死争忠骸。忠骸入都万人拜,万人意气更慷慨。

以上《抗战组诗》